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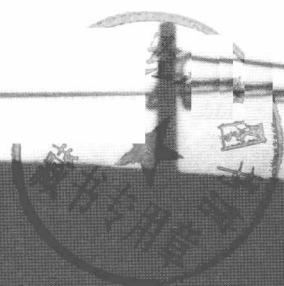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dark silhouettes of trees and a hill. In the middle ground, there are two utility poles with power lines stretching across the frame. A very bright light source, possibly the sun or moon, is positioned behind the poles, creating a strong glow and lens flare effect. The sky is dark, and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contemplative.

東方出版社

程宝林 著

故土苍茫

東方出版社



程宝林 著

故土苍茫

责任编辑:刘丽华

封面设计:毛喻原

版式设计:鼎盛怡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土苍茫/程宝林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060-3634-4

I. 故… II. 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0550号

我终将为他们作传

——散文集《故土苍茫》自序

1980年7月7日至9日的高考，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4届。这3天，决定了我这辈子，将永远离开歇张村。我拿着大队开具的介绍信，到公社所在地烟垢粮管所，办理了粮食户口迁出手续。这就意味着，我跳出了“农门”，即将成为吃“商品粮”的人。

“狗日的吃商品粮的！”

记得在村里的稻田里，在烈日下戴着斗笠劳动时，村道上过来一个骑着“飞鸽”车，穿着“的确良”、带着上海表、脚蹬黑皮鞋的干部模样的人时，田里的妇女们，就会抬起斗笠下汗水湿透的脸，无限羡慕地望着那个人，渐渐驶近、又渐渐滚远。如果那个骑车者，不识相地、夸耀地故意将自行车的铃铛摇响，他就会得到这样的一句咒骂。

在村子的东边斜坡上，有几间当地唯一的砖瓦房，带有一个颇为宽敞的院子，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单位，全称应该是：“漳河水

库管理局大碑湾三干渠管理处歇张管理段”，简称“管理段”，但在村民们口中，却成了“管你蛋”，因为在湖北乡间口音中，“段”（duan）和“蛋”（dan）同音。在我童年发生的事件中，包括这样一件：某个夏天的傍晚，5里路外的吴集放电影，我们一群孩子在去看电影的路上，管理段的段长李胖子，骑着一辆自行车，神气地从后面追了上来，地点正好是一座已经干涸的堰塘。那是大旱之年的1972年，我读小学2年级。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一涌而上，有的拉自行车的后架，有的干脆朝上面跳。车头东扭西歪，终于，李胖子连人带车，跌进了泥塘里。

而最要命的是，在李胖子跌入泥塘之前，最后一个抓住他自行车的人，就是我。

他咒骂着爬起来，将自行车拽上堰堤时，其他的孩子早就一轰而散，跑得远远的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傻傻地愣着，等待他扬起满是污泥的大手，给我一巴掌。这一巴掌拍在我的后背上，并不很疼，却将后背糊上了一大块污泥。李胖子掉转车头，在月光下，朝他的小小王国——那几间砖瓦屋骑去，来时的白色身影，此刻变成了黑色。

管理段的段长，自李胖子开始，后来换了好几茬儿。李胖子是吃“商品粮”的，每月的伙食，来自一个神圣的、神奇的粮本。凭着那个本子，他每月骑自行车，或是差手下人，到几里路外的粮站，称来几十斤大米。后来的段长，却得自己每个月从家里用自行车将大米驮来。村民们就说：“这个段长是‘款’米袋子的。”‘款’是当地土话，动词，“背”的意思。很多年之后，我的父亲，也曾到这个管理段当过帮工，负责巡视渠道，并在菜地里干点杂活，每月“薪水”80元。在一次中暑昏倒后，我坚决逼迫父亲，辞去了这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当年的李胖子，如今尚在人世否？他给我的一巴掌，恰当好

处地教训了我的恶作剧。记得他从泥塘里爬上来，见到是我时，气呼呼地骂道：“好小子，妄图谋害革命干部！”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糟糕的家庭成分。胖子通常善良，他并无意于真正害我。他的话，只是那个荒诞扭曲时代的流行语，一种类似于今日的时髦而已。果然，第二天，老师也只是在班上严肃地点名批评了我，却并没有将它上纲上线到“谋害革命干部”这样的严峻程度。

二

当年中国人被划分成吃“商品粮”和不吃“商品粮”的两类。种粮食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人多理应势众，却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低人几等的地位。这是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中国农村生活最深刻，也最难忘的体验。在旧中国，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道路，有许多条，比如，到城里的商铺当学徒，进工厂，当徒工，慢慢熬成老板或师傅，在城里安家立业。后来，这条路被彻底堵死。一个农家女孩，无论如何聪明，貌如天仙，也没有一个城里人肯将她娶回，因为，她在城市里没有，也不能获得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在那个近乎赤贫的时代，一般的工薪家庭，绝对养不起一个白吃饭的人。更要命的是，子女的身份，跟母亲一方挂钩，也就是说，新生儿出生后，是吃“商品粮”，还是“‘款’米袋子”，视母亲的身份而定。母亲是农民，子女就是农民，哪怕父亲是城里的干部。

这样的歧视，不胜枚举，几十年不废。

1975年夏天，公社组织了现场批评会：我家附近的小庙大队，一位大号熊传飞的回乡知青，在田边地角的小块荒地上种上了自己的庄稼：水稻或小麦。当时的口号是：“斗笠大、扁担长，

块块种上革命粮”。熊的罪状是：种下这些粮食，落入自己口袋。结果，数以万计的公社社员，以及全公社十几所中小学的全体学生，分期分批来这个村里，观看“资本主义复辟”的活样板。我小学班上的女同学彭金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将瞎眼爷爷种在路边荒地上的烟叶，扯得干干净净，换来了一张大红的喜报：《斗私批修扯烟叶》。我在自己菜地旁，挖了一块大约两平方米的荒地，作为我的“小菜园”，种了几棵菜瓜和西红柿，也被举报到学校，遭到老师的批评。班主任还亲自到我家的菜地踏勘，看那两平方米的“小菜园”是否确实属于非法开荒的“资本主义尾巴”。“举报”我的，可能是村里最喜欢到我那里借书但后来打过架的一位伙伴；我一报还一报，“举报”他在自己院子里种西红柿，结果被班主任当堂驳回。热爱大自然、热爱植物与种植的童心童趣，就这样被荒唐而严酷的政治践踏，而“举报”之毒，这样早就普遍植入了无知少年的心灵深处。

前些天，给我家乡的少年伙伴打电话。他时常关注我的博客，对我批判那个时代的文章，既不以为然，也隐隐担心。他说：“你那样评论，是不对的。哪个国家没有经历曲折呢？就像我们自己，哪个人的路走得很顺？”

在越洋电话中，我无言以对。这是我小时候，常常睡一个被窝的伙伴，在村里，门与门相对。因为阅历、视野与审视的角度不同，他将那些年的那些事，看作是“无心之过”，而我，觉得如果中国不进行改革，不牢记“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古训，隔三年五年，就来一番“一刀切”，“全国一盘棋”、“一风吹”之类的折腾，那样的荒诞、荒唐、悲惨还会重演。

三

当我第一次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位读者对我的评论，称我为“农民作家”时，我忍不住笑了。我的笑，带有点自嘲的味道，但更多的，还是自豪：毕竟，从1991年写下第一篇关注“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散文《水稻》以来，我这一题材的散文作品，已经多达近百篇，许多篇都被收入全国性选集中。2004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更获得中美两国约60家报刊载文评论，并入选“网络信息杯上海市民最喜爱的20本书书目”。我从网络检索得知，郑州市第11中学，更将该书列为当年高中生10大课外必读书。在网友的博客中，提及、摘录这本书的文章，据我偶尔检索，竟然有50多篇。这令我甚感欣慰。

我笑的原因，还在于，我不仅远离了农村，甚至远离了中国。如今，我在被称为“人间天堂”的美国夏威夷任教，靠汉语，更靠英语，挣一碗洋饭吃。并且在村民大多搬离那个村子，村庄一天比一天破败冷清的情形下，我于2007年年底，以我微薄的财力，资助父母了却了多年的心愿，将几间早已废弃、东倒西歪的土屋拆除，新建成了三间瓦房。父母故土难离，田园难舍，又从100多里外的城里搬回村中，成了村里唯一没有责任田的“编外”村民。

我的内心，既略感安慰，也甚觉凄凉。那三间瓦房，耗资不过二万元人民币，竟然成了村里近10多年来唯一修起的新房子，而且，千真万确，成了村里最“漂亮”、最“气派”的房子，与周围老旧、衰败、毫无生气的土屋，形成了刺眼的对照。

越来越多的人家搬走了，土屋被拆掉，只剩下断墙残壁。连以前热闹喧哗，孩子们打来打去的“大街”上母亲也种上了蔬菜。

南宋词人曾有“故宫离黍”的悲叹。昔日的宫殿，如今长满了“黍”这种古老的庄稼，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感，令人悲不自禁。我祖屋前的街道上，母亲种植的这一片蔬菜，其象征意义，实在不必明言了。令我困惑与深思的，却是这样一个命题：为什么中国城市日新月异，现代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农村却人去村空、房倒屋塌，只剩下老弱病残，独守着孙儿孙女？经济三十年奇迹般增长，为什么没有惠及我老家，那个江汉平原边缘，东距沙洋县城不过 30 分钟车程、北距荆门市不过一小时车程、到处是肥沃黑土、亩产稻米千斤的村庄？

四

我记忆里的村庄，有 40 多户人家，近 200 口人。村子位于一处高岗上，村北曾有一座古庙，称为“歇张庙”，据说道教祖师张天师，曾在此留驻，稍事休息，因而得名。庙中佛殿，想必是用铁所铸（距离我家数百里的武当山顶峰的佛殿，就是铁铸），所以，也被称为“铁庙子”。庙在村北半里许的一处高岗上，是全村的制高点，风水应该很好，周围一圈，挖有深深的壕沟。那里曾被开辟成生产队的禾场，修有一间土屋，当作仓库。我曾在那里，将晒干的稻谷扛进仓库里。后来，禾场被废，成为麦地，土地深处，时常还有残存的瓦片被耕出来，令人回想清末民初，寺庙里香客如云，香火鼎盛的情景。

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偶而会在一张白纸上，试图将我小时候村庄的格局，完整地画出来。我的努力总归于失败，因为我并无

任何绘画才能。那一间间屋子，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画在纸上的，却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有时候我想，要是当年有照相机，能为我的村庄，留下一些照片，该有多好。

在我六七岁之前，我家的房子，并非我们家独居，而是和后来担任过多年大队长的范维志家合住，隔着天井，他们家住一侧，我们家住另一侧。这一点，怕是我的弟弟妹妹们，都未必知道。他们家后来搬出去，在村子南街的那棵大树下，另建新屋，这座土屋才归我们独居。当时两家是如何协商的，有哪些补偿条件？我至今对此一无所知。好在父母健在，我可以了解清楚。

我家隔壁，就是全大队的最高领导，村支书程应海家。他家晚饭吃得最晚，“夜深犹唤儿吃饭”，那个细节已被我写进散文《回家吃饭》中。而《回家吃饭》中写及的那个当镇长的本家兄弟，又成了散文《探监记》中的主角。所谓世事如云，命运弄人，大概就是如此吧？程书记的隔壁，是队长曾祥生家。这个当权时凶巴巴的精瘦老头子，我对他颇有好感，因为他曾几次弄电影到村里，在大白天，将仓库关起门来当电影院，使四邻八村对我们村羡慕得要死。他还曾请了一个河南的梆子戏班，在村里连唱三天大戏，轰动四乡，出够了风头。我尤其记得，他将一个河南讨饭的老头，收留下来，安顿在村外的养猪场居住，提供口粮，让这个异乡人在我们村过了好几年安生日子，直到他的家人找来，将他接回河南。老人离开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送了些大米。这个讨饭的异乡人和他的儿子，是背着满满两大袋大米离开村子的。这是小小的德政。有一年，我回家探亲，他光着上身，走到我家门前。我敬了一根烟给他，他感伤地说：“宝林，你下次回来，怕是见不到我这个老头子了！”与我非亲非故，当权时曾多次欺负我家成分不好的这位前队长，对我说出的这句感叹，令我感动和感伤。他的善，出自本性；他的“恶”，归于时代。

曾祥生家的隔壁，就是刘汝谦家了。一个农民，竟然有如此儒雅的名字，这是我儿时常常思索的问题。他会所有的农活，也能在墙上用石灰水刷白一块地方，将那里变成语录栏，写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之类的语录。雨天他就和曾令梓下象棋。这个除了会鼓捣几下农用机械、修理点电器，对农活一无所能的庄稼人，恁是一辈子没有下过几次田！“位高权重”的程书记是他的妻兄，大概是原因之一，但此外，肯定还另有原因。他们俩棋艺相当，总是杀得不可开交。刘汝谦是个任何时候都笑哈哈的农民，他脑子运转得越快，眼睛眨动的频率就越快。他原本是正牌的武汉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武汉某中学的语文老师，莫名其妙，没有任何文件和手续，他就当了右派，先是送去伐木，后来被赶出武汉，回乡来当了农民。有好几年，他在队里的窑上烧瓦，将黄泥作成“瓦圈”，晒到半干后，一拍成四瓦，手艺属一流。他后来成为我的地理老师，我高考的地理成绩是81分，这其中就有他的教诲。

五

这样一家家地想下去，我有了一个坚定的念头：为什么我不能为这个村庄写一本《村庄史》？在这本只涉及一个中国小村的“断代史”中，我要发扬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让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传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这些如蝼如蚁的生命，曾经承载了中国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留给他们的是一代代人的赤贫，是如今的断墙残壁、冷清无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亲种下的蔬菜。

有许多史实，需要核定，比如，1974年2月的那场大火，烧

毁了半个村庄，成为我们村子的一大劫难。它究竟是怎样引起的？比如，1975年，大队的民兵用绳子牵着我家对面的富农曾令金的老婆游街示众，甚至到小学里敲锣，在全校师生，包括其子女面前，让其自我辱骂。她的胸前，吊着一双破鞋和一把稻谷。她真的偷过队里的稻谷吗？游街示众的决定是谁作出的？

宋代儒者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是这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这几句话里彰显无遗。时易，境迁，这些我都难以企及。只有“为生民立命”这句，也许勉强可以做一点尝试。“生民”这个词太大了，我所能替他们说几句话的，只有那些村民。

比如，写这样的一部《村庄传》。

而这本《故土苍茫》，或许可以算是这个梦想的一种热身或前奏吧？

是为序。

目录

1 / 我终将为他们作传——自序

1. 大地无言

- 3 / 故土苍茫
- 14 / 屋前宅后
- 21 / 持梅相赠
- 32 / 回家吃饭
- 37 / 探监记
- 45 / 父母的“批判”
- 63 / 老师
- 70 / 留守孩子
- 73 / 孩子
- 77 / 堂妹
- 80 / 祖坟
- 82 / 祖屋

- 88 / 布衣自有忧国心
95 / 我见青山多妩媚
101 / 应怜故乡水
107 / 一树红霞曾照我
110 / 豆如娥眉美人摘
114 / 荆门，不得不说的话
125 / 地图上有一枚图钉的地方
131 / 沙洋好人寇崇懋
134 / 人生这个谜

2. 大美无言

- 139 / 废园纪颓
144 / 松风之间
151 / 望蜀记
165 / 汶川：我的关键词
174 / 去剧场的路上
181 / 辛词别解
186 / 大地的酒浆
192 / 有酒盈樽
198 / 懂得风情
202 / 一梦到五通
207 / 北京投宿
220 / 雪夜
224 / 一根骤然折断的松枝
227 / 城市暗河

229 / 孤绝人生

232 / 美女嫣然

234 / 如纸人生

239 / 惊秋之叶

3. 大海无言

249 / 一支铅笔

251 / 那一年的那一天

255 / 少年今日初长成

264 / 80年代一首诗

274 / 骊歌起处紫衿飘

278 / 这个热爱人类的人

281 / 我心安处是吾乡

284 / 十年一觉美国梦

287 / 带屋曾为稼轩轻

293 / 最简单的考试

297 / 敦厚如兄的哈金

300 / 施雨印象记

304 / 逐客记

325 / 惊惧的日子

331 / 安妥灵魂的大地一角

故土苍茫 1
大地无言

